

赵宋王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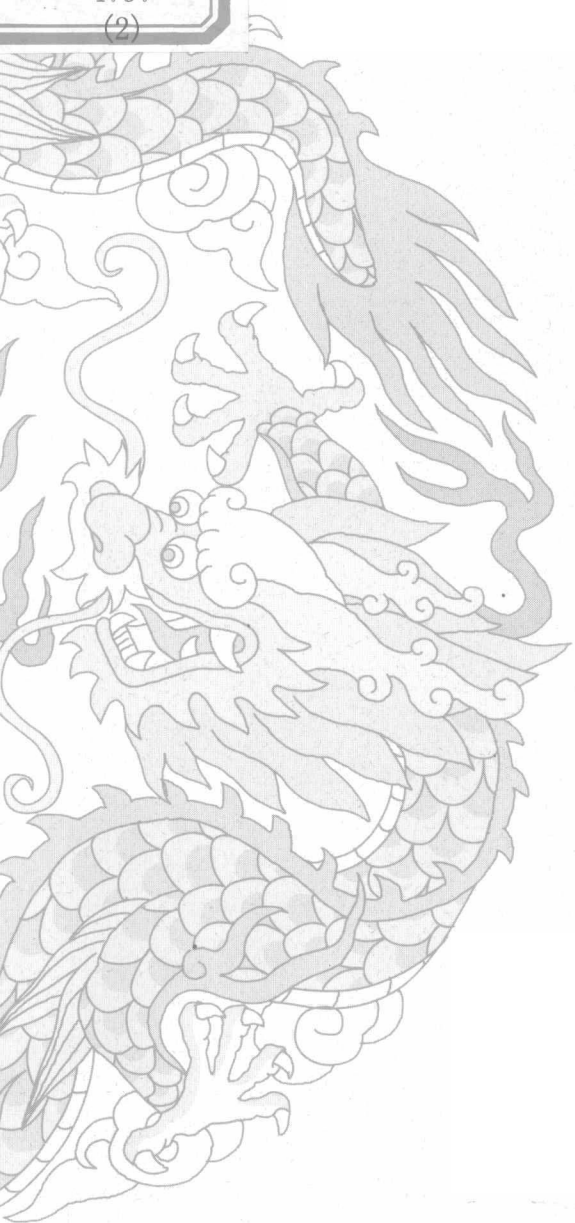
李之亮 著

火德宏基

下

太祖一朝

I247.5
4797
(2)



赵宋王朝

火德宏基
下



第三十二回

全师雄大军叛宋
赵光义美酒酬宾

按照吕余庆带来的圣旨，蜀国降卒回内地，每个人的盘缠费用是每日十文钱，按一个月计，每人应得三百，成都左近共有蜀兵五万人，当发钱一万五千缗。王全斌领旨时并没有说什么，回到殿中一算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：大宋将卒出生入死，每人赏钱不过四五百钱，这些降兵罪卒，却要拿这么多钱来供养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如此一来，自己这个大元帅还有什么脸面对替他卖命的将卒？

吕余庆打开银库，按照人头将铜钱如数拨给了王全斌，王全斌叫来王彦升等人商议，几个人一拍即合：降卒每人只发一百五十钱，剩下的一半散给宋军将士，但曹彬所部一文不给。

第一批领到钱的降卒老大不满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，疲疲沓沓地出城上路。按吕余庆的安排，宋军除了留一部分人镇守成都外，其余部队要押送蜀兵一同返京。可是上自将帅，下至士卒，谁也不愿意回去。你道这是为何？原来这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个繁华之地，茶肆酒肆鳞次栉比，青楼春坊彼此相望。这些将卒们刚刚领过

几次赏钱，谁不想在这个销金锅里风流几天？最后王全斌定下：由李守节部押送蜀卒，经北路开往中州。

蜀中降卒走到绵州时，所发的装钱大部分已经用完，队伍开始骚动起来。李守节驱赶大军继续进发，可蜀兵磨磨蹭蹭不愿出城。李守节找来一个叫雷众的伪蜀军将，晓以祸福，责令他整顿师伍，明天必须出发。这雷众虽然官不大，却也是个老资格的军人。从李守节那里出来走在街上，忽然看见一个几年未见的老熟人，连忙大叫：

“全刺史！全刺史！”

那人看了雷众一眼，不但没有理睬，反而匆匆钻进了街边的小巷。雷众急忙赶过去，在巷子尽头追上了那个人。

“真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你！全刺史，你这是……”

此人名叫全师雄，曾任蜀国文州刺史。他喘定气息，低声对雷众说道：

“宋人命蜀国官兵三个月内自首，否则以反叛罪论处。我身为刺史，不敢在当地自首，想赶赴凤州，再做道理。雷大人，你们是要往汴京开拔吧？”

“什么雷大人，莫说今天成了受人虐待的俘虏，就是早几年，未将也决不敢在全刺史面前称大人哪！”雷众感慨一句，骂道：“这些宋军，真他娘的不是东西，不单克扣我们的盘缠，还整天又打又骂，老子真想反了！”

“噤声！”全师雄伸手捂住雷众的嘴。“这里到处都是宋兵，你不想活了！”

“怕什么！”雷众还在大声喊叫。他眼珠一转，突然生出个主意。“全刺史，你跟弟兄们一道走吧，为啥要一个人孤零零地担惊受怕呢？”

全师雄想了想，一个人行走确有许多不便，便答应了。

两人回到军中，雷众与几个军将耳语了一番，大家都向全师雄

拱手施礼。全师雄一一还礼，说道：

“同是落难之人，还望各位将军多多关照。”

这时，雷众突然从后面拧住了全师雄的胳膊，几个军将也围了上来。

“全刺史，我等知道你是蜀国的大忠臣，军卒们也都敬仰你的威名。如今咱们都没了活路，弟兄们想推你为帅，起兵造反，把宋人赶出蜀地，光复国家。你从不从？”

全师雄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是被雷众劫持了。其实从内心来说，他何尝愿意弃蜀降宋，只不过国都亡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他脑子急速转动，又见此地蜀卒有三万之众，一下狠心，说道：

“如今全某也只能如此了。只是有一条，你们既推我为帅，就要听从我的指挥调遣！”

雷众放开全师雄，与众军将一齐跪下：

“我等若有违帅命者，甘愿受死！”

全师雄将他们一一扶起，又说：“全某受众将推戴，愿为蜀中父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弟兄们既已拜了我，我就权作统帅。事不宜迟，你们分头到各帐去说服士卒，拉起队伍，趁夜夺取宋人器甲，把自己武装起来，先拿下绵州，再杀回成都！”

“蜀兵哗变了！蜀兵反了！”

李守节在睡梦中听见外面的呼喊声，立即翻身下榻，披好衣甲，奔出门外。

黑夜里，不少宋兵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糊里糊涂地丧了命，剩下的宋兵与蜀卒厮裹在一起，也分不清敌我。李守节见局面难以控制，只好骑马向城外奔去，跑了几里路才停下，回身望去，陆陆续续有些小股宋兵跟了上来。好在蜀卒忙着占领州城，没有顾得上追杀。

遭此打击的李守节十分懊丧，也从心里埋怨王全斌不该擅自减扣蜀兵的装钱。可是事已至此，只能先整顿人马，另派飞骑驰往

成都，向王全斌求救。

不料全师雄这一起兵，如同星火燎原，蜀中丁壮纷纷响应，不数日间，兵马扩展到数万人。他为这支大军取名叫兴国军，自己被拥为兴国军大元帅。没几天率军从绵州南下，攻取了汉州和彭州，反过来对成都形成了合围之势。

王全斌没料到事态会如此急转直下，连忙召集王彦升等前来商议，连重伤未愈的崔彦进也被抬了过来。

“元帅，全师雄算个什么鸟人，那些蜀兵也都是胆小鬼。末将带兵攻打汉州，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！”王彦升毫无惧色。

“也好，你先行一步，本帅随后出兵。”王全斌说道。

崔彦进摆摆手，有些担忧地说：

“元帅，眼下成都还有一万多蜀兵没有遣送呢，末将担心万一全师雄真的攻到成都，这些人里应外合，岂不坏了大事？”

王全斌点点头：“崔将军的话极有道理。”

“杀死狗日的不就完了？”王彦升大大咧咧地说道。

王全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对王彦升说：

“此事交给你去办，要干净利索，一个也不留！”他把计划告诉王彦升，又嘱咐他：“此事要快，不要让吕余庆知道。”

第二天，成都百姓都被强令往南城城墙上搬石头。成都的东、西、北三面城墙都是单层，惟独南城是双墙，中间有个夹层。数日之后，南城内、外两道城墙上面堆满了大石头。王彦升查看之后，将尚未开拔的蜀军官兵押进夹墙之内，举起小旗朝城上一挥，城上的宋兵一齐将巨石推下墙去。可怜万余蜀兵霎时间都被砸死在夹墙里，其状惨不忍睹！

全师雄所率蜀卒重振于亡国之后，全不似宋人想像的那样胆怯，此时守在汉州，稳如泰山。王彦升攻城不下，正不知如何，却见全师雄领着兵马冲出城来，把王彦升杀得倒退几十里。此时李守节收拾残部正好赶到。王彦升见来了救兵，又抖起精神，掉转马头

挥兵反击。全师雄知道李守节的兵马已丧失不少，剩下的这些，不过是远道而来的疲兵，便放过王彦升，朝他杀过来。李守节挺枪来迎，被全师雄围在当中。士卒们左右拼杀，怎奈势单力薄，难以敌众。正在李守节焦急之时，冷不防被全师雄刺中心窝，翻身落马，宋兵顿时大乱。王彦升拍马来救，全师雄也不恋战，丢下汉州，径奔彭州而去。

王彦升来到李守节身边，见他胸口满是鲜血，当他握住李守节的手时，才觉出那双手已经冰凉。在场的士卒都哭了起来，王彦升阴沉着脸，下令道：

“为李将军下葬！”

没人忍心去拖李守节，士卒们成片地跪在地上，哭声越来越响。

王彦升推开士卒朝外走了几步，仰起头，眼泪在眶子里沁着。天阴惨惨的，风吹在脸上，吹在眼窝里，像是非要把他的眼泪吹落不可。他抬手抹抹双眼，仰天叹道：

“李筠老匹夫，你竟生了这样一个好儿子！”

六月，孟昶出长江由江陵北上，抵达汴京，这一行足足有二百多人。依照受降敌国之礼，孟昶等人在郊外素服待罪。赵匡胤派晋王光义先去问劳，自己与赵普在后殿就受降名册上的官员任用商讨起来。按赵普的意思，孟昶被逼无奈才勉强投降，只能封侯。赵匡胤不大赞成赵普的意见：

“朕以为凡事不必拘于常理，蜀国只是朕征服的第一个大国，后面还有南汉、南唐、北汉和契丹呢，何必计较什么公侯。大国就该有大国的肚量！”

至于其余诸人，如伊审征之流，把他们散在各州郡为知州、节度，让他们无法串通勾结、东山再起就行了。一切拟定，赵普领旨去草诏书。

赵光义带着几个朝官来到郊外，孟昶携其母李氏、慧妃花蕊夫人等跪迎于帐外。赵光义先简单地问候了几句，一眼看见了身着素衣的花蕊夫人，好一个美妙绝伦、气质温雅的女子，他心中暗自叫绝，不住地偷眼看她。不过赵光义是个极懂克制的人，也不多说，礼数毕后，便带人回到城中。

如今的大宋朝，礼仪制度都已完备，受降仪足足折腾了一个时辰。骄阳之下，孟昶的老母李氏竟昏倒在地上。赵普见状，忙命人将她抬了下去。

仪式结束后，赵普传命让随行百官各依安排定的住处暂去歇息，又命孟昶携其母妃、孟玄喆及大臣李昊等人拜崇元殿，接受封赏。

崇元殿里百官肃列。孟昶一行仍头戴白帽，身穿素服，由阎承翰带进殿中，跪在赵匡胤面前。翰林学士卢多逊宣读了赐赉诏和授官诏，诏书说：

取法上天，广覆后土，既协混国之象，永垂照临之光。方喜来朝，何劳俟罪。

这段话是说如今大宋与西蜀已是一家，宋朝皇帝也不以罪臣对待他们了。接下来便是朝廷给他们的赏赐和官封：赐孟昶之母金三百两、银三千两、锦绮两千匹；赐孟昶鞍马、金银、丝绢以千万数，又封孟昶为秦国公，太子玄喆为兖州节度使，宰相李昊为工部尚书。

“各位平身吧。”诏书读完，赵匡胤对孟昶等说道。他又逐一观察着这些归降者，问道：“国母李太夫人为何不见？”

“禀陛下，老母年迈，方才昏厥过去，所以未能前来谢恩，望陛下恕罪。”

“哦，老夫人身体不爽，朕要亲自去看望她老人家。”

“陛下，臣已命人将太夫人送到新居去了。”赵普应声说道。

赵匡胤捋了捋胡须，笑着对孟昶说：“国公有所不知，朕从去年就开始为你建造新居，在京城最美的汴河岸上，今天你就可以住进去。日后就安心在那里享清福吧！”

“谢陛下！谢陛下！”孟昶连声谢恩，这可是他绝没有想到的事。

赵匡胤的目光又向女人们扫去，先看见跪在孟玄喆身边的两个姬妾，虽然素面朝天，仍显得十分妖娆，不禁心动了一下：蜀国竟有如此丽人！随后又看见孟昶身后跪着一个女子，此女除了美艳之外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韵致，赵匡胤觉得，这种韵致不论是从薛昭仪身上还是从宋贵妃身上，都是找不到的，他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个花蕊夫人了。早在征蜀之前，他就听说孟昶惑于一个绝代佳人而不理朝政，还听说那女子意态娴雅，会写诗能作赋，被孟昶封为慧妃。慧妃，这个名字取得精当，单看那双眼睛，便能觉出她有无限的聪慧，要不然怎么会作诗呢？花蕊夫人，这个雅号取得更切，女人相貌如花不难做到，难的是娇嫩如蕊，让人不忍掐断。他胡思乱想了片刻，才把话题转到正事上来。

“各位爱卿，朕为你们都安排好了住处，回去歇息吧！”

随后站起身，对阎承翰说：“备轿，朕要去秦国公府上探望老国母！”

刚想退出的孟昶听见此话，连忙返身说道：“罪臣不敢劳陛下大驾！”

“说哪里话，你们远道而来，朕总该尽地主之谊。再说，朕也想顺便去看看你的新居。”这话不假，由于万事攒集，此第建成后，赵匡胤确实还没去看过。

金黄的大轿在众人簇拥下缓缓朝汴河行进。当赵匡胤走进这座规模宏大的宅院时，满眼所见尽是雕梁画栋，碧瓦琉璃，不论大处细处，都显得美轮美奂，厅室里的种种摆设也都很讲究。赵匡胤

感到十分满意，对孟昶说：

“国公，你知道朕为什么让你的宰相李昊担任工部尚书吗？”

孟昶连忙拱手：“罪臣不知。”

“说起此事，朕还真觉得心酸。朕生怕你来京太速，没有像样的住处，催着工部余尚书昼夜督工。余尚书为了给你赶工期，府第刚刚建好，他就累死了！”

孟昶一听这话，立即跪下，惶恐说道：

“如此，臣的罪孽就更深重了！”

“朕可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平身吧。老国母住在何处？”

阁承翰引着赵匡胤来到老夫人的住处，孟昶和花蕊夫人也跟着进来，其余人都候在外面。

早有人报知老夫人，她已跪在厅中迎驾。赵匡胤一见，急忙把她扶起来，说道：

“老国母免礼吧，朕是专来看望你的。现在感觉如何了？”

李氏坐在榻上，与赵匡胤正对着面，回答说：

“方才不过是受了些暑气，现在好多了。劳陛下如此惦记，折杀臣妾了。”

“国母不必客气，你也是个北方人嘛，朕跟老夫人说起话来，就像同乡一样亲切。”

李氏被赵匡胤的话勾起了心事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陛下这话讲得真好，臣妾原是河东太原人，为唐庄宗侍奉多年，后来鬼使神差地进了蜀中，这一待就是几十年。现在太原的亲戚不知还有没有。不管怎样，臣妾一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能回到故乡，把这把老骨头埋在那里。”

赵匡胤听了十分高兴，对李氏说：

“国母此话正说到朕的心里，朕下一步就要收复河东。你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朕拿下河东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国母送回故里。你暂时在汴京住上一阵，好生调养着。”

那花蕊夫人是个极懂得孝顺的，见老夫人行动不便，连忙跪下，说道：

“臣妾替太夫人叩谢陛下洪恩厚德！”

赵匡胤看着她，对李氏说：“国母好福气，有这么个知情达理的好儿媳。”又转过脸对花蕊夫人说：“朕听说你还会吟诗作画？朕虽然不精文墨，却最喜欢诗文书画，改日朕要听你作几首诗。”

“臣妾当不得，万万不敢！”

赵匡胤离开府第后，孟昶闷闷地回到自己房中，也顾不得欣赏那些陈设装潢，便往榻上一躺，一是他太累了，二是为方才赵匡胤叫花蕊夫人作诗的事感到不胜忧烦。花蕊夫人来到他身边时，被他一把抓住了手。

“国公，”花蕊夫人轻唤了一声，她是严格按照宋朝的礼法改口这样称呼孟昶。“如今安顿下来，你也放宽心吧。”

“我怎么能放宽心？”孟昶从榻上起身坐定，皱眉说道。“你没听赵匡胤命你给他作诗吗？朕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！”

花蕊夫人用手捂住孟昶的嘴，低声说：

“国公千万别再自称朕呀朕的，传到赵天子耳朵里，可就别想活了！”

孟昶垂下头，愤懑不已。

“作诗的事，大概是赵天子信口一说，国公不必为此忧虑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孟昶叹了口气。“寄人篱下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”

不想过了几天，赵匡胤果真派宫监来请花蕊夫人入宫。不管是不是祸，孟昶也不敢违拗，眼睁睁看着一顶轿子把花蕊夫人抬出了大门。

花蕊夫人被阎承翰带进一座精巧的小殿，像是书房模样，几案上摆着纸笔酒果，并无其他人等。不大工夫，赵匡胤走了进来。

“夫人请坐。”赵匡胤笑容可掬地说。

花蕊夫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应声道谢，彬彬有礼。

赵匡胤细细地端详着眼前这个如花美人，半晌，问道：

“既来见朕，为何不稍加梳妆？”

花蕊夫人应声答道：“臣妾随孟氏归降，自知是罪妾之身。如今承陛下洪恩脱了白帽素衣，已是不胜感激，怎敢再妄施粉黛？”

几句话说得赵匡胤心里十分受用。其实，就是不施粉黛，眼前这个美人也是风姿绰约，无人可及。他亲手为花蕊夫人斟了一杯酒，说道：

“今天朕情绪甚好，所以宣夫人来叙谈几句，夫人不必拘束。朕听说夫人长于绝句，能否为朕当场作一首？”

花蕊夫人端起酒杯，说道：“容臣妾先饮此杯，一来祝陛下万寿无疆；二来谢陛下对臣妾青眼相看。不过臣妾素来不胜酒力，望陛下不要强臣妾多饮。”

赵匡胤听出了这话的意思：她是不想醉在这里，不想给自己可乘之机。他暗自佩服这个女子的睿智，甚至钦佩她对孟昶的忠贞。

花蕊夫人一饮而尽，问道：“不知陛下命臣妾以何为题？”

这个问题赵匡胤没想过，不过看到花蕊夫人对孟昶如此痴情，倒有意羞她一羞。于是顺口说道：

“就以秦国公来汴京为题吧。”

花蕊夫人略一沉思，当即吟道：

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哪得知。

十四万军齐解甲，竟无一个是男儿。

赵匡胤听罢，觉得此诗虽然浅近易懂，但委实隐藏着无限哀愁。他细细品咂着每句话的滋味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”，这是怨孟昶不能死节，带累得家人嫔妃成了俘虏。“妾在深宫哪得知”，是说

她自己的无辜与无助。末两句分明是说蜀中将卒无保家卫国之心，才落得如今亡国破家的下场。短短二十八个字，不惟哀之一情，怨、愤之间，还充满着一个弱女子满腔的无奈。听得出，她除了对故国的无比眷恋之外，还透出对蜀国君臣深深的失望。这样的诗，连自己都被感动了，如果孟昶见到，会有怎样的感慨？

“朕不强夫人再饮，还要为夫人的杰作饮上一杯！”透过花蕊夫人外表的妍丽，赵匡胤更感到了她内心深处丰富的情感。

花蕊夫人走后，赵匡胤久久没有离开座位，连他自己也不知是被她迷住了，还是被她震慑了。

这一夜，他失眠了。

孟昶见花蕊夫人安然回府，心里好受了许多。既已成了亡国之奴，什么事情都不用他再操心了，脑子里只剩下花蕊夫人了。就连花蕊夫人到母亲身边伺候几剂汤药的工夫，他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

七月十九日，也就是孟昶受封秦国公的第六天，一大早，守门卫士递进来一个很大的红柬。孟昶接过来一看，是晋王赵光义请他一人到府上赴宴。孟昶此时哪有饮宴的兴致，但晋王来请，同样不敢推三阻四。他把请柬扔在案上，对花蕊夫人苦笑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这兄弟两个真有趣，皇帝请夫人去作诗，晋王请我去饮酒，明天不知又有谁请太夫人做寿呢！”

“以前都是国公发号施令，心情好时宴请百僚，心情不好谁都不见。如今他人为主，国公为客，自然有些不惯。”花蕊夫人安慰孟昶说。“凡事想开些，心里就不别扭了。”

为了不失礼，孟昶将赵匡胤所赐的国公之服穿戴起来。将近晌午时分，一顶大轿将孟昶接到了晋王府。

一见孟昶来到，赵光义迎出府门，后面还跟着王府幕僚柴禹锡

和翰林学士卢多逊。几个人说说笑笑，走进了摆好盛宴的小花厅。柴禹锡去年被赵普任命为潭州通判，但赵光义说府上离不开他，硬把他留下来了。

厅里面几个侍女不停地扇着长柄羽扇，这使孟昶想起自己在蜀宫中的生活，心中不免有些酸楚惆怅。

“秦国公光临，本王深感荣幸。国公请上座！”

孟昶觉得赵光义今天的态度比前几天到郊外例行迎迓时热情了许多，他略略谦让了几句，在赵光义左面坐了下来。

“本王早就应该为国公接风洗尘，无奈杂务缠身，拖到今日，还望国公多多原谅。”赵光义端起酒杯。“国公，请！”

“请！”“请！”柴禹锡、卢多逊随声附和。

孟昶刚想端酒，又迟疑了一下。他望着酒杯，一个可怕的念头霎时间闪过脑海，不由额上冒出了汗珠，拱了拱手，说道：

“下官不胜酒力，请晋王多多包涵！”

赵光义眯着眼睛看了看孟昶，微微一笑。卢多逊和柴禹锡也觉出气氛有些尴尬，正不知说什么好，只见赵光义爽快地将自己手中的酒杯递到孟昶面前，顺手把孟昶的酒杯端过来，这一切故意做得有声有色：

“国公，本王今天为你接风，就算不胜酒力，总不能一杯也不饮吧？”

孟昶心中的疑虑骤然被赵光义这一套夸张的动作打消了，反过来又觉得在赵光义面前丢了脸面：人家并没有恶意，自己却疑神疑鬼，多没肚量！转念一想，既然已经说了“不胜酒力”，索性推让到底吧：

“下官真的不能饮，扫了晋王的兴，还望晋王谅解。”

“国公为君三十年，说不会饮酒，哪个会信？”赵光义仍然笑容满面。“莫非是嫌本王的面子不够？”

卢多逊和柴禹锡也都重新举起酒杯。孟昶无法再辞，只得自

我解嘲地说：

“晋王既如此说，下官就强饮一杯，拼死以谢晋王美意！”

“一杯酒就算拼死？国公可真会说笑话！”卢多逊为孟昶解围，四人举杯，都饮尽了。

为了弥补刚才的失态，孟昶也显出了一些爽气：

“晋王这酒满口留香，不知是什么好酒？”

“这是湖南周保权节帅送给本王的岳阳春。”赵光义说道。“本王初时也不知这酒如此香醇，饮了几壶，倒上了瘾，再吃别的酒，都觉得没味道了。”

几个人都笑起来，孟昶的兴致也高了许多，竟忘了方才的尴尬，主动地说：

“为饱口福，下官就再饮一杯！”

“同饮！”赵光义举起杯，得意地说。

“同饮！”

早朝散后，赵普留身，递给赵匡胤一封成都府尹吕余庆送来的奏报。赵匡胤看罢，气得瞪起眼睛骂道：

“果然违朕旨令，恶习难改！”

“陛下，王全斌的祸越闯越大，依臣之见，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该让他尝尝杀头的滋味了。”

赵匡胤心里很烦，没好气地斥责赵普：

“你怎么知道王全斌真的杀了人？你的意思是朕用错了他？”

“臣绝无此意。正相反，攻打蜀国，用王全斌为帅是陛下最英明的决断，非此人不足以攻下其地。只是此人用到了尽头，继续把他留在成都，就只剩下无穷祸患了！”

“你真想让朕杀了他？现在蜀中大乱，全师雄十万大军围困成都，不用王全斌去剿灭贼寇，难道要让朕把他召回来杀掉？”

赵普答道：“臣以为陛下不杀他，自有蜀人会杀他。如果陛下

杀了他，蜀中顷刻之间便可重归平定；如果让蜀人杀了他，全师雄不但可能夺回全蜀，甚至会北伐秦、凤，威胁中国！”

赵匡胤听出了赵普话里的意思，这使他很为难：兵变的确是王全斌激起来的，但蜀中已乱，即使马上再派人去，也是远水不解近渴，平定兵变岂不还得用他？他考虑了好一会儿，依旧拿不定主意。

“臣知道陛下不愿因罪责杀死爱将，好在蜀中还有曹彬，他不会坐视不管，全师雄一时半会儿也翻不了天。但臣以为陛下既已发布律条，就应该令行禁止，不能置王全斌罪责于不问。如果这一次姑息了他，日后将帅们便会更加肆无忌惮，陛下反反复复挂在嘴上的不准妄杀也就成了空话，那样一来，岂不又回到了五代杀伐的旧时代？”

“朕凭为什么要杀他？就凭吕余庆一封奏报？”赵匡胤气急败坏地质问赵普。

“没有真凭实据当然不能乱杀人。臣以为应当立即派人入蜀，对将校所犯罪责一一取证。只有证据确凿，才能治人以罪。”

赵匡胤沉默下来。赵普的话句句说在理上，他心里再气恼也没话可说。想了半天，问赵普：

“你打算派谁去？”

“最好的人选，莫过于閻丘仲卿和李穆。”



第三十三回

秦国公汴京暴殒
宋贵妃后宫争先

赵普刚从便殿出来，正碰见阎承翰风风火火地奔过来，跑得满头大汗。

“什么事如此火急？”

阎承翰气喘吁吁地答道：“秦国公患了重病！”

“啊？什么病？”赵普吃了一惊。“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”

“听说是绞肠痧。”阎承翰边说边向便殿走去，赵普也转身跟了回去。

赵匡胤还在考虑着王全斌的事，听得阎承翰奏报，也十分震惊。他知道绞肠痧是一种十分厉害的症候，连忙命阎承翰传太医火速赶到秦国公府为孟昶医治，又叫孩儿军指挥使潘惟德备马，拉上赵普，一同赶到孟昶府中。还没等二人迈进府门，就听见里面传出阵阵哭声。赵匡胤大步跨进去，来到孟昶榻前，只见孟昶身上已经盖了一块白布，花蕊夫人和孟玄喆等人跪在床前呜呜地哭着。

赵匡胤把白布掀起来，只见孟昶面色铁青，眼睛还没有闭上。